



戏台情思

□郭少华

我知道,人是有灵魂的,有了灵魂,人才真正成为人。后来,我发现,有些事物也是有灵魂的,有了灵魂,人才会上它。蒲剧就是如此,我正在慢慢地爱上它。

蒲景苑,雕梁画栋、古香古色。坐于那舒适的座椅上,我不禁想起小时候随母亲一起看戏的情景:空旷的平台上,临时搭建了一个露天戏台,母亲肩背上背个板凳,双手抱着我,早早地去占座。在离戏台不远的地方,还有麦秸秆、牛粪堆、田野里的窝窝棚。看戏的人攒动着、拥挤着、吵闹着,围绕着人群的是打饼子的、炒凉粉的、炸油糕的,吆喝声此起彼伏。只是,待那开场的锣鼓一响起,大家瞬间就安静了,一双双乌溜溜的眼,齐刷刷地盯着舞台,戏开演了!

长大后,就从未好好看过戏。第一次坐在这里且并未真正喜欢上戏的我,竟然会莫名地,有一种心安与踏实。我想要静下来,好好地赏一赏那传统文化瑰宝,想要寻找一下,儿时记忆里人们对戏的那份痴迷。我看向闪着璀璨之光的舞台,听!乐池里的锣鼓敲了起来,板儿师傅的打板声响亮了起来,二胡声也悠扬了起来……

盈盈的眉目,甜甜的俏脸,头上的贴片珠翠,在舞台上闪着亮光。长长的水袖甩起,窈窕的身姿迈着轻盈的水步,转在了满场,如凌波微步,似风行水上。桃红的裳裙飘舞,妩媚成了花,盛开,漾起了水波般的柔情,溢了舞台的堤,流进了台下观众的心。《西厢记》里崔莺莺那“间关莺语花底滑”般

的唱声在舞台上响起……

《山村母亲》里,身穿灰色斜襟上衣的母亲,听着儿子结婚庆典的热闹声,自己近在咫尺却不能亲自参加,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痛与无奈呀!母亲有自己的心酸,但更多的是一种为儿子感到幸福的欣慰!这就是中国的山村母亲,骨子里有着为了成全儿女的隐忍与牺牲,以及心甘情愿、无怨无悔的付出。剧中景雪变用细微传神的动作与表情,把母亲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紧接着她那慷慨激越又婉转俏丽的蒲剧唱腔萦回在舞台上……

还有《火焰驹》里义士艾千一手执鞭一手搂马,跨腿转身、蹑脚坐势、拳拳亮相,一气呵成,透出深厚的功力;现代戏《挑山女人》里的“女挑夫”自强不息、善良勤奋、坚忍有担当……

我也不知在蒲景苑看了多少场戏,那一个个精彩的亮相,一声声或浑厚、或嘹亮、或俏丽、或婉转的唱腔,都如蜜般流进了我的身体,植入了我的发肤。那悲如空谷幽咽、愤如银瓶乍裂、壮如气吞山河、喜如山岚领首的声腔,锵锵阵阵的锣鼓,高亢激越的嗓音,如此慷慨粗犷、泼辣奔放,令人心醉,让人情迷。

我突然惊觉:这就是蒲剧的精魂!它正勾了我的魄,迷了我的心!它是我们家乡的乡音,传递了我们家乡——根的血脉!它是世世代代生活在晋南的老百姓,为自己所发出的心灵呐喊!这威风八面的绝妙技艺,早已随着他们的生命,深深扎根在了故土,牢牢镌刻在曾是沧桑和沉重的车轮里。

品味

在这舞台演绎的所有爱恨悲欢,都浸入了戏剧人物含满血泪心酸的人生况味!虽是戏,演的又何尝不是真正的人生!

在那天真的儿时,随母亲一起去看戏,听到啾啾呀呀的娇声媚语、响遏行云的震天高吼,也不懂他们唱的都是什么,只是图了个热闹。只是喜欢那娇美花旦头上闪亮的珠翠,披红着绿的绣罗裳。因为这些,是当时贫瘠得如荒原一般的精神文化中的一抹亮色,新鲜且有着无穷的诱惑!觉得它们好美!我——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,幻想着自己也能穿戴上那些花红与柳绿,然后也美得不可方物,也如演员那般璀璨夺目!只是喜欢看戏,假在母亲的怀里,半睁不睁地眨着困乏的眼,任母亲抱着,晃悠悠地走在盘旋的山路上。那怀抱呀,如摇篮,且有着37℃的恒温……

灯光暗了下去,演员退到后台,戏结束了。恍惚间,现在的我和小时候的我,就站在了那幽暗的舞台上,互相对望着:现在的我穿了精美的戏服,靚且艳;小时候的我蜷在母亲温暖的怀里,睁大好奇的眼,正看着现在的我舒展云袖、轻挪袅舞,锣鼓、二胡、板儿在热闹着、响亮着……只是,舞台上美美地转着圈的现在的我,怎么找,也找不到母亲……几十年的人生、几百年的蒲剧,演着、唱着,就成了悠久的历史、消散的云烟……

灯光照亮了满场,演员们出来谢幕,我知道,母亲在那个世界里正在听着蒲剧,正在看着我,我正捧着一颗思念的心,中间牵着蒲剧的精魂……



又见梁锋

那人

□淮占民

一见梁锋十年前,再见梁锋在昨天。

再见梁锋,觉得梁锋还是那个梁锋,相貌还是那个相貌,个子还是那个个子,块头还是那个块头,黑发浓密,红光满面,衣着朴实,平易敦厚,热情好客,同十年前一模一样。

再见梁锋,又觉得梁锋显然不是十年前的梁锋。个子未长,书艺大长;块头未增,技艺大增,修养深厚,成果丰硕。其书艺风格,早已目睹;书艺提升,早有耳闻。一睹之下,还是心潮陡起。一惊未复,一惊又生。观其展室,那一个又一个镜框中,一帧帧人物、植物、动物、山水、花鸟画作,不由得让人惊讶,不由得让人把目光再次集聚到梁锋的头上、脸上、手上,重新上下打量这个人,情不自禁地问道:“梁老师,您还会画画?怎么以前没见过?什么时候开始画的?这些画作有多少?”

惊奇之下、惊喜之中,我一连串问了出来,梁锋却波澜不惊地回答:“过去上中学时就爱画,换板报,常画插画。后来忙于工作,忙于练字,把这个爱好丢了。去年春节,心血来潮,重新拾起,一共画了五百多幅,现在展出一百一十六幅。”他说得平淡,我听了却觉得不是那么简单。一年画五百多幅,这个数量,已是惊人!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至少两天要画三幅!这要有时间保证,要凭毅力保障,要靠心境保持,否则,难以做到。数量不易,质量尤难。但梁锋都突破了,做到了。他画得有趣,有意境,有思想,有内涵,有魅力,寄托了他的心志,展现了他的情怀。

于书于画,我是外行。但他展出的这些画,让我眼亮,让我欣喜。他画的“清凉山庄”,古朴迷人;他画的“书香图”,以两只翩然飞向书籍的蝴蝶烘托“书香诱人”,以六颗鲜艳的红果寓意“读书有成”,给我留下又香又甜的印象。

从展室来到他设在客厅的“文宝斋”,看到他那一摞近百本的书画笔记,那一本崭新的画册,那习画的心得,那画手、画眉、画眼、画头、画脸的种种积累,我再度惊异了!梁锋画的岂止五百多幅,两天岂止画三幅!而这,是在书法之余,劳动之余,送走拜访者、满足求字者之余。

感动

我身边的志愿者



□张润鑫

2021年12月,我们的近邻——陕西西安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下,我市与西安市地域相近,人员来往密切,对此,运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出最新通告,加强疫情防护,非必要,不出市。小区门口随处可见标语“疫情就是命令,防控就是责任”“万众一心,众志成城,防控疫情”。在这期间,我们的白衣天使又一次勇敢地站了出来,为祖国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。同时,还有群默默为大家服务的人,那就是——志愿者。

危难见初心!日夜巡查的道路上,有他们的脚印;出入卡点的门岗边,有他们的守卫;全民体温的排查中,有他们的声音;楼道消毒的台阶上,有他们的汗水;物资配送的队伍中,有他们的忙碌……他们不惧风险、迎难而上的奉献精神,让我们抗“疫”的信心倍增。

最令我感动的是,在这寒风凛冽的冬天,小区门口每天都有志愿者坚守岗位,无私地为大家服务,为大家测量体温、检查行程卡、健康码和新冠疫苗接种情况等,但他们从来不喊累,不怕苦。

我的爷爷是一位党员,也当过志愿者。为了让我体会志愿者的辛苦,他带我到小区门口体验了一次。我和志愿者小姐姐一起为进出大门的人员测量体温,检查他们的行程卡、健康码、新冠疫苗接种记录等,三个小时下来,我感到好累,但他们一站就是一天。从他们身上,我感受到“坚持”这个词的含义,还感受到了温暖和善良,这也是人间真情的所在。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,这句名言,我觉得就是用来形容志愿者的。

“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;不积小流,无以成江海。”这些虽然都是一件件小事,但坚持下来也极不容易。志愿者们那一次次无私的坚守,那一张张温和的笑脸,总能让人感到温暖。做志愿者不图回报,而是追求一份责任感,享受服务不是心安理得,而是对他们的认可与支持。我相信,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,世界一定会变成美好的人间。感谢那些善良友好、有责任心的志愿者们。在我心里,他们同样是抗疫英雄,是最美的逆行者,向他们致敬!

追忆

□祁世坤

我怀念的,是中学时期的班主任、语文老师王深务和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师荣迪。我的高中生活是在永济中学度过的。这个学校有点名气,1943年建校,我1959年初中毕业来到这里。我所忆及的这两位师长,如今早已作古,只是在他们临终之际,我未能见上最后一面,成为我终生遗憾。

先说语文老师王深务。王老师是虞乡人,知识渊博,古文功底深厚,一心扑在教学上。他追求进步,把原来的名字深儒改成了深务。我们高中学了一年基础课,第二年就分科了,当时学校办了二年制试点,我们班是文史班,他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那时,他50岁左右,双目炯炯有神,嗓音洪亮。他讲课用语准确,语调抑扬顿挫,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。我觉得他讲的内容字字珠玑,所以总是尽可能地往本子上记。他还要我们背诵古文,常用韩愈“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,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”来教导我们。于是早自习,我就跑到校园后面大操场的偏僻一角,高声诵读。可以说,现在记起的一些古文句段,许多都是那时背下来的。他还要我们写日记,我的日记多是信手写来的,而他却改得认真。那会儿我们用的本子纸质低劣到不可想

我怀念的两位老师



象,加上我的字迹又很潦草,也真苦了他老花镜下的那双眼睛。

学生时期我们的好胜心都很强,那时实行的是五级分制,每次写作文我都下了功夫,在他手里,竟然篇篇都是五分。他用红笔在我的作文题旁圈上“传阅”二字,文后还要写上一段评语。记得那一年举行过一次升学预考,我的语文成绩在当时的晋南专区名列前茅,这给学校争得了荣誉,王老师也是眉开眼笑的,觉得脸上有光。

后来我上了大学,假期回家,还未能去看他,就传来他因病已于多日前去世的消息,我只能在心里深深地悼念他。

再一位师长,就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师荣迪。当时学校在教导处门前主道旁,办了个学习园地,设了“青春板报”栏目,定期出刊,我常为它撰稿。师校长每期都看,他是文章见长的,曾是晋南专区教育界的一支笔。他人长得魁梧,梳着个大背头,长瘦脸,背着手在板报前踱步。永济中学的高中二年制试点,就是他一手办起来的,我们是第二届,当时试点经验还上了《中国青年报》。有次陕西引镇中学的王校长带队来访,他让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座谈。高中毕业前夕,我去找他,请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留几句教导的话。他写了这样一首诗:“古今多少英才辈,都凭自学下

苦心。倘欲成就当立志,须看光阴如流水。”是赞许,是鼓励,是鞭策,是戒行,应该说我当时并未完全读懂。

大学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临猗县委党校,校址在临晋镇。有一次,回家途中下起雨雪,我受了风寒竟然感冒了,到了永中他的办公室,已是浑身无力。他看出我的不适,非要我在他床上休息,给我盖上被子,还给我打来热汤和饭菜。我真不好意思,可他的语气又是命令式的,我眼含泪花,一切听从他的安排。他家是临猗县原李汉公社的,几次回家路过临晋中转,我都会去送他,直到他上了汽车远去,总觉得眼前幻现出他的背影。后来,我被调回铁道部永济电机厂,才能时常去永中看望他。

为使永中保持全省重点中学的名誉,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。他这个人干起事来,总是不顾一切。然而,后来他却在奔波中因病去世。我在差在外,回来才得知他去世的噩耗,未来得及为他送葬。

前几年,永济中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校友编撰《奋斗之歌》一书,作为后期的策划和编撰者,我在其中录入回忆他的两篇文章。我向永中校办寻求他的遗像配文,得到了一张他的黑白照。我对着照片久看,眼前高山仰止。看着,看着,我的眼睛模糊了……